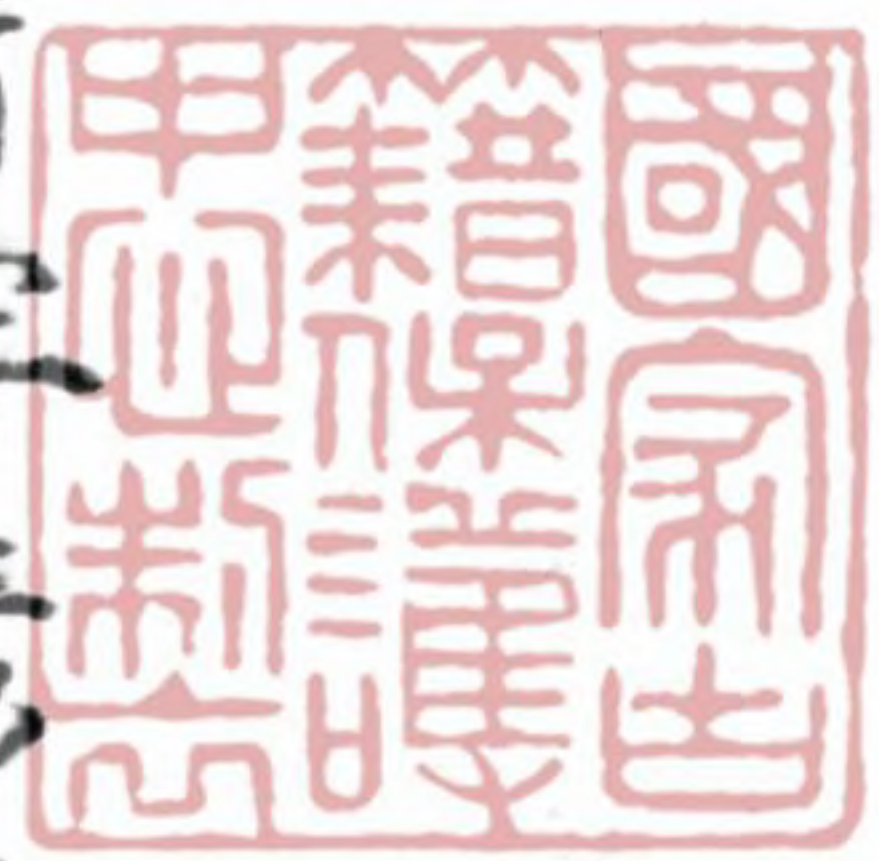


醫史卷之七

丹溪翁傳

浚儀李濂輯

國朝戴良



丹溪翁者婺之義烏人也姓朱氏諱震亨字彥脩學者尊之曰丹溪翁翁自幼好學日記十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為舉子業後聞許文懿公得朱子四傳之學講道八華山復往拜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為專門一曰文懿謂曰吾臥病久非精於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游藝於醫乎翁

以母病裨於醫亦粗習及聞文懿之言而慨然曰士
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悉
焚棄向所習拳子業一於醫致力焉時方盛行陳師
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翁窮晝夜是習
既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勢不能以盡合苟將
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雉諸經乎然吾鄉諸
醫鮮克知之者遂治裝出游求他師而叩之及渡浙
河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皆無所遇及還武
林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羅名知悌字子敬世稱太
無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字精於醫得金劉完素之再

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果二家之說然性褊甚特能厭
事難得意翁往謁焉凡數往返不與接已而求見愈
篤羅乃進之曰子非朱彥脩乎時翁已有醫名羅故
知之翁既得見遂北面再拜以謁受其所教羅遇翁
亦甚懽即授以劉張李諸書為之敷揚三家之旨而
一斷於經且曰盡去而舊學非是也翁聞其言渙焉
無少凝滯於曾臆居無何盡得其學以歸鄉之諸醫
泥陳裴之學者聞翁言而大驚而笑且排獨文懿喜
曰吾疾其遂瘳矣乎文懿得末疾醫不能療者餘十
年翁以其法治之良驗於是諸醫之笑且排者始皆

心服口譽數年之間聲聞頓著翁不自滿足益以三家之說推廣之謂劉張之學其論藏府氣化有六而於濕熱相火三氣致病為最多遂以推陳致新浮火之法療之此固高出前代矣然有陰虛火動或陰陽兩虛濕熱自盛者又當消息而用之謂李之論飲食勞倦內傷脾胃則胃脫之陽不能以升拳并及心肺之氣陷入中焦而用補中益氣之劑治之此亦前人之所無也然天不足於西北地不滿於東南天陽也地陰也西北之人陽氣易於降東南之人陰火易於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則氣之降者固可愈而於

其升者亦從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矣乃以三家之論去其短而用其長又復參之以太極之理易禮記通書正蒙諸書之義貫穿內經之言以尋其指歸而謂內經之言火蓋與太極動而生陽五性感動之說有合其言陰道虛則又與禮記之養陰意同因作相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二論以發揮之其論相火有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然火有二焉曰君火曰相火君火者人火也相火者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九動皆屬火以各而言形質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

位稟命故謂之相火天生物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於動然其所以恒於動者皆相火助之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府膀胱者腎之府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命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人非此火不能以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為相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所同東垣何

以指為元氣之賊又謂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曰可使之無勝負乎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萬事出五者之性為物所感不能不動謂之動者即內經五火也相火易動五性厥陽之火又從而扇之則妄動矣火既妄動則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熱言之而相火之氣則以火言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靜朱子亦曰必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也人心聽命於道心而又能

立之以靜彼五火將寂然不動而相火者惟有扶助造化而為生生不息之運用爾夫何元氣之賊哉或曰內經相火注言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吾子言之何也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治以炒柏取其味辛能浮水中之火戴人亦言膽與三焦肝與胞絡皆從火治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余以天人之火皆生於地如上文所云者實廣二公之意耳或曰內經言火者非一徃徃於六氣中見之而言藏府者未之有也二公豈他有所據邪曰經以百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為變者岐伯歷指病機一

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為病之出於藏府者乎考之內經諸熱瞽瘵則屬之火諸狂躁越則屬之火諸病肘腫痛酸驚駭則屬之火又原病式曰諸凡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氣膈滯病痿屬於肺火之升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諸痛痒瘡瘍屬於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為病出於藏府者然也噫以陳無叔之通達猶以暖識論君火日用之火論相火是宜後人之聾瞽哉其論陽有餘陰不足有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然氣常有餘而血常不足何為其然也天大也為陽而運

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為陰而天之太氣舉之日實也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陰而稟日之光以為明者也則是地之陰已不勝夫天之陽月之陰亦不敵於日之陽天地日月尚然而況於人乎故人之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之養而後陰可與陽配成乎人而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而後嫁娶者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保養也錢仲陽於腎有補而無溷其知此意者乎又按禮記注曰人惟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內經年至四十陰氣

自半而起居衰矣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為三十年之運用而竟已先虧可不知所保養也經曰陽者天也主外陰者地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斯言豈欺我哉或曰遠取諸天地日月近取諸男子之身曰有餘曰不足吾已知之矣人在氣交之中今欲順陰陽之理而為攝養之法如之何則可曰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於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聖賢教人收心養心其善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

時人至五藏六府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
午為火火旺火為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木
為土火旺土為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嘗藉肺
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古人於夏月必獨宿而淡味
兢之業之保養金水二藏正嫌火土之旺爾内经又
曰冬藏精者春不病温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元
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為來春升動發生
之本若於此時不恐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際根本壯
實氣不輕浮尚何病之可言哉於是翁之醫益聞四
方以病來迎者遂輻湊於道翁咸往赴之其所治病
凡幾病之狀何如施何良方飲何藥而愈自前至今
驗者何人何縣里主名得諸見聞班々可紀浦江鄭
義士病滯下一夕忽昏仆目上視澀注而汗浮翁診
之脈大無倫即告曰此陰虛陽暴絕也蓋得之病後
酒且內然吾能愈之急命治人參膏而且促灸其氣
海項之午動又頃而唇動及參膏成三飲之甦矣其
後服參膏盡數寸病已天台周進士病惡寒雖暑亦
必以綿蒙其首服附子數百增劇翁診之脈滑而數
即告曰此熱甚而反寒也乃以辛涼之劑吐痰一升
許而蒙首之綿減半仍用防風通聖飲之愈周固喜

甚翁白病愈後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
生火可降否則附毒必發殆不可救彼不能然後告
疽發背死浙省平章南征回粵還病反胃醫以為可
治翁診其脉告曰公之病不可言也即出獨告其左
右曰此病得之驚後而使內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
亡腸胃枯損食雖入而不化食既不化五藏皆無所
稟去此十日死果如言鄭義士家一少年秋初病熱
口渴而妄語兩顴火赤醫作大熱治翁診之脉弱而
緊告曰此作勞後病溫惟當服補劑自己今六脉皆
搏乎必涼茶所致竟以附子湯啜之應手而瘥浙東

憲幕傅氏子病妄語時若有所見其家奴之翁切其
脉告曰此病痰也然脉虛弦而沉數蓋得之當暑飲
水又大驚傳曰然嘗夏因勞而甚渴恣飲梅水一二

一本水作酸

碗又連得驚數次遂病翁以治痰補虛之劑處之旬
日愈里人陳時叔病脹腹如斗醫用利茶轉加翁診
之脉數而瀉告曰此得之嗜酒嗜酒則血傷血傷則
脾土之陰亦傷胃雖受穀不能以轉輸故陽升陰降
而否矣陳曰某以嗜酒前後溲見血者有年翁用補
血之劑投之驗權貴人以微疾未召見翁至坐堂中
自如翁診其脉不與言而出使詰之則曰公病在死

法中不出三月且入鬼錄顧猶有驕氣邪後果如斯
死一老人病目無見使來求治翁診其脉微甚為製
人參膏飲之目明如常時後數日翁復至忽見一醫
在庭煉礞石問之則已服之矣翁愕然曰此病得之氣
大虛今不救其虛而反用礞石不出此夜必死至夜
參半氣奄奄不相屬而死一男子病小便不通醫治
以利茶益甚翁診之右寸頗弦滑曰此積痰病也積
痰在肺肺為上焦而膀胱為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
譬如滴水之罍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乃以
法大吐之吐已病如失一婦人病不知人稍蘇即號

叫數四而復昏翁診之肝脉弦數而且滑曰此怒心
所為蓋得之怒而強酒也詰之則不得於夫每過夜
引滿自酌解其懷翁治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
以散肝分之鬱立愈一女子病不食面北臥者且半
載醫告術窮翁診之肝脉弦出左口曰此思男子不
得氣結於脾故耳叩之則許嫁夫入廣且五年翁謂
其父曰是病惟怒可解蓋怒之氣擊而屬木故能衝
其土之結今第觸之使怒耳父以為不然翁入而掌
其面者三責以不當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已進
食翁復潛謂其父曰怒氣雖解然必得喜則庶不再

結乃詐以夫有書且夕且婦後三月夫果歸而病不
作一婦人產後有物不上如衣裾醫不能喻翁曰此
子宮也氣血虛故隨子而下即與黃芪當歸之劑而
加升麻舉之仍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皴
其皮少選子宮上翁慰之曰三年後可再生兒無憂
也如之一貧婦寡居病癩翁見之惻然乃曰是疾世
號難治者不守禁忌耳是婦貧而無厚味寡而無慾
庶幾可療也即自具棗療之病愈後投四物湯數百
遂不發動翁之為醫皆此類也蓋其遇病施治不
膠於古方而所療皆中然於諸家方論則靡所不通

他人斬斬守古翁則操縱取舍而卒與古合一時學
者咸聲隨影附翁教之亶亡忘疲一日門人趙良仁
問太極之旨翁以陰陽造化之精微與醫道相出入
者論之且曰吾於諸生中未嘗論至於此今以吾子
所問故偶及之是蓋以道相告非徒以醫言也趙出
語人曰翁之醫其殆橐籥於此乎羅成之自金陵來
見自以為精仲景學翁曰仲景之書收拾於殘篇斷
簡之餘然其間或文有不備或意有未盡或編次之
脫落或義例之乖舛吾每觀之不能以無疑因畧摛
疑義數條以示羅尚未悟及遇治一疾翁以陰虛發

熱而用益陰補血之劑療之不三日而愈羅乃嘆曰
以某之所見未免作傷寒治今翁治此猶以芎歸之
性辛溫而非陰虛者所宜服又况汗下之誤乎翁春
秋既高乃徇張翼等所請而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
傷寒辨疑本草衍義補遺外科精要新論諸書學者
多誦習而取則焉翁簡慤貞良剛嚴夙特執心以正
立身以誠而孝友之行實本乎天質奉時祀也訂其
禮文而敬蒞之事乎夫人也時其節宜以忠養之寧
歉於己而必致豐於兄弟寧薄於己子而必施厚於
兄弟之子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好論古今得失

慨然有天下之憂世之名公卿多新節下之翁為直
陳治道無所顧忌然但語及榮利事則拂衣而起與
人交一以三綱五紀為本既嘗曰天下有道則行者
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行本也辭從而生者
也苟見枝葉之悴去本而末是務輒怒溢顏面若將
挽焉翁之卓已如是則醫又時一事而已然翁講學
行事之大方已具吾友宋太史濂所為翁墓誌茲故
不錄而竊錄其醫之可傳者為翁傳庶使後之君子
得以互考焉

論曰昔漢嚴君平博學無不通賣卜成都人有邪

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陳其利害與人子言依
於孝與人第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史稱其
風聲氣節足以激貪而厲俗翁在婺得道學之源
委而混迹於醫或以醫求見者未嘗不以葆精毓
神用其心至於一語一默一出一處凡有關於倫
理者尤諄諄訓誨使人奮迅感慨激厲之不暇左
丘明有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信矣若翁者殆古
所謂直諫多聞之益友又可以醫師少之哉

九靈山人戴良為丹溪翁作傳紀載詳悉固
無遺憾矣而潛溪宋先生為翁作墓表則曰

先生之學一以躬行為本以一心同天地之
大以耳目為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內外一致
夜寐即平晝之為暗室即康衢之見汲之致
之老而彌篤斯數言者可以補傳之未備故
錄之

王履補傳

李 瀛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丹溪朱彥倫盡得其傳
嘗謂張仲景傷寒為諸家祖後世雖多立論率不出
其藩籬且素問云人傷於寒為病熱言常而不言寒

仲景推寒熱之故履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
謂諸病陽明篇無且痛少陽篇言曾脇滿而不訕痛
太陰篇無啞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脫簡乃以
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僅二百三十八條乃合
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并中
風中暑辨議各曰瀉洵集一卷標題原病式一卷百
病鉤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履篤志苦學博極群
書為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
茂密評者謂作家士氣咸備云履元季嘗遊華山作
四十餘圖書紀遊詩于其上今江南好事家藏之

嵩渚子曰余讀王安道瀉洵集二十一篇未嘗不深
歎其察理之精云首篇謂神農嘗百草為淮南子之
妄嗣論四氣所傷五鬱二陽病中暑中熱之辨咸有
至理非苟作者近時王文恪公鑿有曰始余讀瀉洵
集知安道之深於醫不知其能詩也及脩蘇州志知
其能詩又工於文與畫也嗚呼畫末技耳詩文姑舍
是余於安道之醫深有取焉爾

戴原礼補傳

李 瀛

戴思恭字原礼以字行婺州浦江人也家世儒業究

心醫術而志在沃物少隨父在徒步至烏傷從朱丹
溪先生游先生見其穎悟絕倫乃盡授其術原禮以
之治療諸病達七奇驗其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
赤口譫語層發紅斑它醫投以大養氣湯而熱愈極
原禮診之曰左右手脈皆浮虛而無力非真熱也張
子知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
子乾薑人參白朮為劑煎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方氏
子婦瘧後多汗呼騰人易衣不至怒形干色遂昏厥
若死狀灌以蘇合香圓而治自是聞人足音及雞犬
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脈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

亡陽乃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決旬而安
松江諸仲文盛夏畏寒身常御重纈食飲必令極熱
始下咽微溫則吐它醫投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吐
雞者三病愈原禮曰脈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
火極似水此之謂也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抵益
其病爾乃以大養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度頗減
纈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加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
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厲所
憑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于上火鬱于下故
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長已遂用重劑涌

之吐痰如膠者數升乃復初樂原忠妻亦獲人因免
乳後病驚身翻亡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
運持身弗定它醫飲以補虛治驚皆不驗原礼曰左
脉芤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汚血爾法
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
之婦病熱時見神鬼手足躁動它醫用黃連清心湯不
中原礼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泯乃虛熱耳法當用東垣
耳温除大熱之法為治即經所謂損者温之也服人
參黃芪而安它若此者甚衆當時游丹溪之門者弟
子頗多惟原礼父子最得其博父蚤卒原礼盛行于

浙之東西晚年遭際 聖明以名醫被徵為御醫積
官至太醫院使采學士景濂有文贈之亟稱其醫術
之妙非一時諸人可及平生著述不多見僅有訂正
丹溪先生金匱約玄三卷間以己意附著其後又有
證治要訣證治類方類證用茶總若干卷皆彙括丹
溪之書而為之君子以為無愧師門云

嵩渚子曰學貴淵源道須傳授是故師心自是者術
必疎宗非其人者業斯謬矧醫之為道也以人命死
生為寄而可以苟簡草率為哉原礼之學得諸朱震
亨彥脩而彥脩之學得諸武林羅大無羅大無得諸

荆山浮圖氏而浮圖氏則劉河間守真之門人也守
真之學實得之於內經寥寥七千百年而錢仲陽氏首
發其秘金元之劉張李三子益闡其說丹溪崛起大
江之南又統會而斟酌之原禮乃其高第弟子也篤
志精思百發百中是故聲聞四馳大顯其術于
本朝褒然為名醫稱首余竊惜其著述鮮少恐無聞
于後世輒採撫遺事以為傳俾方來有攷焉

大醫院使戴公墓誌銘

附錄

王汝玉

永樂乙酉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政大夫大醫院使
戴公卒於浦江故第其孫紹以丙戌年十二月十七

日卜其鄉獨秀山之岡奉裏事焉持前春官大宗伯
鄭公沂狀不遠千里來京師謁余請曰近世以來大
夫之沒咸得乞銘於文章君子述其潛德善行鐫之
貞石或揭諸墓阡或瘞諸幽宅以貽永久先祖考不
幸大故而封塋之石未有其辭不肖之愆何以自逭
願先生哀而銘之余辭不獲乃按狀叙次為銘公諱
思恭出唐平南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尚
書令諱昭後至公歷廿有一世曾祖諱濤祖諱暄父
諱姪皆隱居不仕素以詩禮相業稱浦江望族公資
篤敏讀書必求聖賢微言奧義為文若詩不尚浮藻

勢底有用於時暇日於星象堪輿風鑑之術靡不旁
推曲究尤精心軒岐書烏傷之丹溪朱彥脩氏得許
文懿公道學正傳學醫干武林羅大無盡得其秘公
先府君蚤從之游經遣公往執弟子禮受業其門丹
溪一見奇之悉語公濂洛授受之懿及醫學諸家要
旨故以醫道鳴浙東西洪武丙寅三月 皇上龍

潛北京嘗患痲聚遣使 召公治療刻日奏功 晉

王邁末疾亦迎致公隨獲異驗厥後 晉府訃聞

高皇帝怒王因臣僚悉逮赴京時公侍左右從容進
曰昔者臣嘗受知於王飲臣之茶數矣然竊慮其膏

梁之毒復作也今乃果然 上於是釈然諸臣咸

得不坐壬申七月 高皇帝徵公入朝將屬領太

醫院事公以老病辭授階迪功郎職御醫值風雨免

朝戊寅夏五月 高皇帝大漸公同列進茶不稱

者皆懼于辟獨指公謂侍臣曰戴元礼仁義人也慎

毋恐名鄉鉅儒播之篇翰充物卷快 皇上正天

位超隆今官既就職以老不任事為請至數四乃許

之仍賜 誥命致仕歸田里甲申冬十月復命使者

乘輅召公伏枕不起乙酉夏四月以安車入因公衰

病免行拜禮優臥官舍惟 特召乃進見是冬十月

復請乞骸骨 勅十五日吉治行得禮部選官護送
瀕行諭公曰朕復召汝汝其來也公既抵家出賜金
脩祀事遍召親故宴飲為樂置殺羞并丹溪墓載酒
造邑中從所知叙平生歡用昭 恩賜之隆甫旬餘
疾作公自知不治將易箴召諸子姓訓之積善守法
且告以不能神報 聖恩為身後愧言已而逝享

年八十有二卒之明年春二月 勅命行人翁綬諭

祭于家 御製祭文褒獎至備具載 國史公歷事

兩朝茶餼所施竒効不可殫述金繒楮幣上尊珍饌
駢蕃之賜殆無虛月公平生誠慎寅畏未嘗少有過

差是以遭逢春知終始一致蓋公之學出於丹溪丹
溪之學源深而本固非近世醫家者流所可比量得
其書讀之爰自易水張氏河間劉氏東垣李氏曠百
載汴而上焉極於素問靈樞推天人交合之理辨陰
陽偏勝之氣其識卓以明其說詳以密以故起死回
生動若神助一洗拍方泥法之陋誠儒者格物致知
之學也公以所得於丹溪者觸而伸之類而長之研
精覃思明體適用宜其遇病施治若矢發機必中正
鵠彼不善為射徒神乎操弓莫知彼措焉公今已矣
後之人能知丹溪之學者皆公有以倡啓之也公娶

諸暨楊氏生子二曰儒曰灑皆先公卒孫男四其諸
銘者長孫也銘曰

二氣流翰天清地寧人於其間稟茲粹精苟或滯焉
災疾以成學喪千載彼昏孰醒匪有先覺疇探其情
金元之際群賢迭興貫通三才窮玄洞冥後丹溪氏
遺緒是美載聞微言大宏厥聲公遊其門擷華萃英
皇皇聖世以醫自鳴際遇 兩朝丕膺寵榮公雖已
矣不死猶生垂範後學識是夷行濟危扶殆有則有
程獨山之原闕是泉扃過者必式視此刻銘

醫史卷之七

醫史卷之八

浚儀李濂輯

櫻寧生傳

國朝朱右

櫻寧生出濟伯後名壽字伯仁世為許襄城大家元
初祖父宦江南自許徒義真而壽生焉性警敏習儒
書於韓說先生日記千餘言操筆為文諱有思致尤
長於樂府京口王居中客醫儀真治方脈術有時名
壽數往叩之居中曰醫祖黃帝岐伯其言佚不傳世
傳者惟素問難經子其習之乎壽遂受之既終卷乃

進請其師曰素問為說備矣篇次無緒錯簡不無患
將分藏象經度脈候病能攝生論治也診鍼刺陰陽
標本運氣彙萃凡十二類錄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
靈樞之旨設難叙義其間榮衛部位藏府脈法與夫
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闕誤或多愚將本其旨義詮
而讀之何如居中曰甚矣子之善學也善哉子學之
得其道也子守師說者子識卓理融契悟前訓子過
我矣他日以醫名世其子也邪自是弄學日進益參
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而大同之摠其所得
投之所向莫不中肯綮既又傳鍼法於東平高洞陽

得其開闔流注方回補苴之道又究夫十二經走會
屬絡流輸交別之要至若陰陽維蹻衝帶六脈雖皆
有繫屬而惟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
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內經骨
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脈著十四經發揮三
卷說其本旨叙其名義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而
施治功以盡醫之神秘也如讀傷寒論錄診家秘要
痔瘻篇及聚諸書本草為醫韻皆有功後學故其行
有治驗所至人爭延致以得櫻寧生診視一決生死
為無憾生無問貧富皆往治報不報弗較也遂知名

吳楚間在淮南曰滑壽在吳曰伯仁氏在鄞越曰櫻
寧生云生年七十餘顏容如童行步輕捷飲食無筭
人有請雖祁寒暑兩弗憚世多德之其治法徃徃竒
中人間能言之故記者頗多其徒日采表著者成編
以傳其在儀真御史中丞八臣亦家焉其內人病艱
於小渡中滿喘渴門僧寶頗知醫投以瞿麥拖芩諸
滑利茶而悶益甚召壽候其脈三部皆弦而濡壽曰
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
謂水出高原者也腫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
於氣徒行水無益也法當治上焦乃製朱雀湯倍以

枳桔煎用長流水一飲而渡再飲氣平數服病已端
君寶母六十餘亦病小渡悶若淋狀小腹脹口吻渴
邀壽診其脈沉且澁由此病在下焦血分陰火盛而
水不足法當治血血與水同血有形而氣無形有形
之疾當以有形法治之即以東垣家滋腎丸服之而
瘡三寶廉使仲子之妻泰不花尚書妹也病滯下晝
夜五七十起後重下迫且娠九月衆醫率為清暑散
滯痛苦尤甚壽至診視曰須下去滯衆以娠不肯壽
曰素問有云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動即正產乃以消
滯導氣丸茶進之得順利再進滯去繼以清暑利渡

苦堅之劑病瘳而孕果不動足月乃產童氏婦年三十每經水將來三五日前脘下疔痛如刃刺狀寒熱交作下如黑豆汁既而經行因之無娠招壽診視之兩尺脈沉澁欲絕餘部皆弦急曰此由下焦寒濕邪氣搏於衝任衝為血海任主胞胎為婦人血室故經事將來邪與血爭作疔痛寒氣生濁下如豆汁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溫理血藥為劑令先經期十日服之九三次而邪去經調是年有孕丘仲山女纔八歲病傷食煎燻內悶悶口乾唇舌燥黑腹痛不可忍或以剛燥丸藥利之而痛悶益甚壽遂以牽牛大黃清

快藥為丸以伏其燥利而瘳天寧寺僧病發狂譫妄視人皆為鬼壽診其脈累累如薏苡子且喘且搏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陽明主肉其經血氣並盛甚則棄衣升高踰垣妄罵壽以三化湯三四下復進大劑乃脫然如故馬萬戶妻體肥而氣盛自以無子嘗多服煖子宮藥積久火甚迫血上行為衄衄必數升餘面赤脈躁疾神恍恍如癡醫者猶以治上盛下虛丹劑鎮墜之壽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氣俱盛溢而上行法當下導柰何實實邪即與桃仁養氣湯三四下積瘀既去繼服既濟湯二十劑而瘳揚子縣吏

陳某當臘月鼻衄至正月九十三日始定其脈實而
數治法與前證同蓋馬婦過服剛劑陳過食煎炙飲
醇酒皆積熱所致也鄧十戶二婢子七八月間同患
滯下壽至診視一婢脈鼓急大熱喘悶曰此必死一
婢脈洪大而虛軟微熱而小便利曰此可治即下之
已而調以苦溫苦堅之劑果一死一瘡張佛兒暑月
患中滿泄瀉小便赤四肢疲困不欲舉自汗微熱口
渴且素羸瘠衆醫以虛勞將峻補之邀壽至診視六
脈虛微曰此東垣所謂夏月中暑飲食勞倦法宜服
清暑益氣湯投三劑而病如失記其在儀真時所治

若是什無一二焉至正間趙璉守杭州以同里知壽
且邀之與俱過嘉興汪沢民病怔忡善忘口澹舌燥
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衆醫以內傷不足
擬進葺附趙彥博爭之未決因招伯仁至視其脈虛
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陽之火為患耳夫君火
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能
為百病况厥陽乎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越人云憂愁
思慮則傷心汪君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柳鬢積
久致內傷也然抱薪救火望安奚能遂命服東垣補
中益氣湯朱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小坎離丸月餘疾

博極書云汪之疾瘳矣尹安卿妻姪五月病咳痰氣
逆惡寒咽膈不利不嗜食者浹旬招伯仁診視其脉
浮弦形體清羸伯仁曰此上受風寒也越人云形寒
飲冷則傷肺投以辛溫劑與之致津液開滕理散風
寒而嗽自安矣既之錢唐館郡守第時出治病而瘳
屬縣有不能治之證皆未就伯仁臨安沉君彰者病
自汗如雨不收止面赤身熱口乾心煩輿來杭城舍
客樓盛暑中帷幙周密自云至虛亡陽服木附菜已
數劑伯仁診其脉虛而洪數視其舌上胎黃曰前菜
誤矣輕病重治醫者死之素問云必先歲氣無伐天

和木附之熱其可輕用以犯時令邪又云脉虛身熱
得之傷暑々家本多汗加以剛劑脉洪數則汗益甚
悉令撤幙閉窓初亦難之少頃漸覺清爽為製黃連
人參白虎等湯三進而汗止大半諸證亦稍解既而
兼以既濟湯渴則用水水調天水散服七日而病悉
去後遍身發瘍疹更服防風通聖散乃已其同縣陳
元善病氣發則脣下築々漸上至心下吧漏痛憑手
足青喉中淫々而痒眉木痛瘦目不欲視頭不欲舉
神昏々欲睡而不寐惡食氣羸九控引小便數而欠
年未三十尪瘠若衰老人劣々不自持伯仁視其脉

沉弦而澁曰是得之憂鬱憤怒寒濕風雨乘之為肝
疝也屬在厥陰故當脈所過處皆病焉厥陰肝也張
從正云諸疝皆屬肝素問云肝欲散亟以辛散之遂
取吳茱萸佐以薑桂及治氣引經茱萸製苗練等丸
每十日一溫利之三月而病瘳俞彥良亦臨安人病
吐血或滿格或滿盆蓋且二三年其人平昔嗜市利
不憚作勞中氣因之侵損伯仁視之且先與八寶散
一二日黃芩芍藥湯少者動作急即進犀角地黃湯
加桃仁大黃稍間服柳氣寧神散有痰用礞石丸
其始脈芤大後脈漸平三月而瘳彥良遂以此法治

它人皆驗宋可與妾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燥欲臥
泥水中伯仁診其脈浮而數沉之豁然虛散曰素問
云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為陰盛隔陽得
之飲食生冷坐臥風露煎真武湯冷飲之一進汗止
再進煩燥去三進平復如初枕妓有患心疾狂歌痛
哭裸裎妄罵問之則瞪視黝其父母固邀伯仁診
視脈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沉鬱食與痰交積胃中
一涌之皆積痰裹血復與大劑清上膈數日如故既而
左丞楊完者統苗兵守江浙民頗不安居會故舊陳
性中王叔兩招乃挈家渡浙江往來鄞越居虞姚間

最久人皆稱之曰櫻寧生初叔兩寓錢唐病傷寒他醫至皆以為痊證常進附子持論未決其弟熙賜謁櫻寧生曰舍兄病亟惟幾生忍坐視不抹平至切其脈兩手俱沉實而滑四末覺微青以燈燭之徧體皆赤斑舌上胎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熱神恍惚多譫妄語櫻寧生曰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氣入裏今熱極甚若投附必死乃以小柴胡湯益以知母石膏飲之終夕三進次日以大承氣湯下之調治兼旬乃安此未上虞熙湯館于魏氏一日乘盛暑肩輿入邑塗中吐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胸拒痛體熱頭眩病且殆或以

為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心湯生至診其脈洪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塵遏為暑迫上行先與犀角地黄湯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宿積後治暑即安陸用和病惡寒發熱頭微痛苦吧下泄五日矣其親亦知醫以小柴胡湯治之不解招櫻寧生診視脈弦而遲曰是在陰當溫之為製真武湯其親爭之強與人參竹葉湯進即泄甚脈且陷弱始亟以前劑服之連服四五劑乃效人始服櫻寧生之賢於人遠矣余子元病惡寒戰慄持捉不定兩手皆冷汗浸淫雖厚衣熾火不能解櫻寧生即與真武湯凡用附六枚一

日病者忽出人恠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即無事矣或以問櫻寧生生曰其脉兩手皆沉微餘無表裏證此蓋體虛受寒亡陽之極也初皮表氣隧為寒邪壅遏陽不得伸而然也是故血隧熱壅須用硝黃氣隧寒壅須用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形有形之異也魏士圭妻徐病寒為疝自脣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痛尤甚嘔吐煩懣不進飲食櫻寧生視之脉兩手沉結不調曰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無攻其上為灸章門氣海中脘服玄胡桂椒佐以懷木諸香茯苓青皮等十日一服溫利丸菜聚而散之也士圭守

其法治之果效王宗祥之父年老病臍腹疝痛其里醫為溫中散寒卒無驗宗祥同邀櫻寧生往視脉兩尺搏堅而沉曰此大寒由外入也寒喜中下因為疝治宜在下加沉降之劑引入下焦數服尋瘳陳伯英病肺氣焦滿櫻寧生視之曰病得之多欲善飲且彈營慮中積痰涎外受風邪發即喘渴痰咳不能自安為製清肺泄滿降火潤燥若辛等劑服之既安衆詰之曰是出何方書名何散飲生應之曰是為混沌湯聞者皆大笑曰混沌湯有用也潘子庸得感冒證已汗而愈數日復大發熱惡寒頭痛眩暈嘔吐却食煩

滿欬而多汗櫻寧生診之脈兩手三部皆浮而緊曰
在仲景法勞復證浮以汗解沉以下解今脈浮緊且
證在表當汗衆以虛憊難之且圖溫補生日法當如
是為作麻黃葛根湯三進更汗旋調數日乃瘳時淮
南丞相方公分省四明聞櫻寧生名禮致見之館穀
留城中一月公塔戴頴仲以使事往奉化雪中且進
冷食病內外傷惡寒頭疼腹心痛而嘔診之脈沉且
緊時伏而不見曰在法下利清穀當急救裏清便自
調當急救表今所患內傷冷飲食外受寒沴清便自
調救表以桂枝湯力微遂為變法與四逆湯服之瘳

時服附子一兩明日則脈在肌肉惟緊自若外證已
去內傷獨存乃以九蒸下去宿食後調中氣數日即
安方惟益患消渴衆醫以為腎虛水竭津不能上升
合附子大丸服之既服渴甚舊者目疾兼作其人素
豐肥因是頓瘦損倉皇中召櫻寧生視之生日陰陽
之道相為損益水不足則濟以水火不足則濟以火
未聞水不足而以火濟之不焦則枯乃令屏去煎茶
更寒劑下之蕩去火毒經以苦寒清潤之製竟月乃
平復適方明礼寵姬新產受寒四肢逆冷脈沉弱亟
令取向所製附子大丸三四粒解之立效生日不得

於彼而得於此盖用有不同耳丘茂材平居苦胸中痞滿憤々若怔忡狀頭目昏痛欲吐不吐忽々善忘時一臂偏痺召櫻寧生視之當關以上脉溜而滑按之沉而有力櫻寧生曰積飲滯痰橫於胸膈盖得之厚味醇酒肥臙煎灸蓄熱而生湿湿聚而痰涎宿飲皆上甚也王冰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法當吐候春日開明如法治之以物擦咽中須更大吐異色頑痰如膠飴者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則胸中洞爽平復矣龍君次分院餘姚其室張暑月中病經事沉滯身寒熱自汗咳嗽有痰体瘦悴腹脘刺痛招櫻

寧生至診視脉弦數六至有餘生曰此二陽病也素問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則不月二陽陽明也陽明為金為燥化今其所以不月者因其所遭也陽明本為燥金適遭於暑暑火也以火燥金則愈燥矣血者水類金為化源宜月事沉滯不來也他醫方為製婦茸桂附丸以温經而未進生曰夫血得寒則止得温則行得熱則搏搏則燥復加燥劑血益乾則病必甚亟令卻之更以當歸柴胡飲子為之清陽浮火流湿润燥三五進而經事通餘病悉除龍君曰微生幾為人所誤矣宋無逸餘姚大儒也病瘧瘡損體

粥難下咽六十餘日殆甚櫻寧生聞而往視之脉數
兩關上亢弦疾久体瘠而神完生曰是積熱居脾且
滯於食飲法當下衆醫疑而難之茶再進而疾去其
半複製甘露飲柴胡白虎等劑浹旬而起如故後四
歲無逸容昌國病頭面腫赤妨於飲食或進以薑附
櫻寧生為製劑清上散火而瘡無逸曰嚮得清涼茶
以濟危急否則誤於剛劑矣德之不忘嘗以語人云
夏思忠病胸膈脹痛心怔忡吧逆煩懣不食情思惘
々不暫安目眈々無所睹櫻寧生視之六脉皆結澁
不調無復參伍甚恠之既徐而察之其人機深憂思

大過加之脾胃內傷積為痰涎鬱于膈上然也素問
云思則氣結又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
自信腸胃乃傷其是之謂乎為製祛順丸服之旋復
平和思忠曰吾疾諸治罔效始以為天下無茶茲服
生祛順丸乃知天下有茶矣金丙病韓自行邀櫻寧
生往視之脉數而散体寒熱咳血痰生曰此二陽病
也在法不治當以夏月死至立夏果死自行愀然曰
櫻寧生能知死必能知人生矣辛方德明七月內病
發熱或令其服小柴胡湯必二十大劑乃瘳如其言
服之未盡二劑則升發大過多汗亡陽惡寒甚肉脛

筋惕乃固請櫻寧生視脈微欲無即以真武湯進七
八服稍有緒更服附子七八枚然後瘡夏子韶妻始
病瘡當六七月他醫以為脾寒胃弱久服桂附後瘡
雖退而積火熾熾致消穀善飢日數十飯猶不足終
日端坐如常人第目昏不能視足弱不能履腰膝困
軟肌肉虛肥至初冬子韶謁櫻寧生徃候脈洪大而
虛濡曰此痿證也長夏過服熱藥所致蓋夏令濕當
權剛劑大過火濕俱甚肺熱葉焦故兩足痿易而不
為用也東垣有長夏濕熱成痿之法當以此治之食
日益減目漸能視至冬末忽自起下榻行步如故其

姪夏仲儒因拘留赴海積恐怖心常惕々如畏人捕
之狀櫻寧生視之脈豁々然虛大而浮體熱多汗曰
凡病得之從高墜下驚仆擊搏留滯惡血皆從中風
論終歸厥陰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木
然也有形當從血論無形當從風論今仲儒之疾是
走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為化痰散結佐以鐵粉朱
砂丸良瘡鄭高鄉母倪病瘡寒熱嘔涌中滿而痛下
利不食年五十餘殊困頓他醫為清脾氣理中脫不
效邊櫻寧生視脈沉而遲生曰是積暑與食伏痰在
中當下之或曰人疲倦若是且下痢不食烏可下方

擬進參附生曰脈雖沉遲按之有力雖劑而後重下
迫不下則積不能去病必不已其母弟倪仲權獨是
之乃以消滯丸茶微得通利即少快明日復加數服
之宿積腸垢盡去向午即思食旋以姜橘參苓淡滲
和平飲子調之旬餘乃復王敬中母病及胃每隔夜
飲食至明日中晁皆出不消化他醫以暖胃之茶悉
試之罔效敬中詣櫻寧生言且固請往視脈在肌肉
之下甚微而弱生揆衆醫用茶無遠於病何至不効
心歎然未決一日讀東垣書謂吐有三證氣積寒也
上焦吐者從於氣中焦吐者從於積下焦吐者從於

寒其脈沉而遲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溲利大便秘
為下焦吐也法當通其秘溫其寒氣復以中焦茶和
之生得此說而喜起嘆曰其合於王母之證歟但王
母大使不秘遂再往視專治下焦散寒以茱萸茴香
為君丁桂半夏為佐服至二三十劑而飲食晏然生
曰經不云乎寒淫所勝平以辛熱其是之謂與俞德
明嘗病傷寒經汗下病既去而人虛皆獨惡寒脈微
細如線湯熨不應櫻寧生乃以理中湯劑加薑桂藿
附大作服外以草撥良薑吳椒桂椒諸品大辛熱為
末和薑糊為膏厚傳滿背以紙覆之稍乾而易如是

半月竟平復不寒矣此丸治法之變者也顧機仲病傷寒後勞復發熱自汗經七日或以為病後虛勞將復補之櫻寧生曰不然勞復為病脈浮以汗解奚補為以小柴胡湯三進再行而瘳胡茂林子婦魏仲彬妹也新產二日惡露不行脘腹痛頭疼身寒熱當隆冬時衆醫皆以為感寒溫以薑附益大熱手足搐搦語謔目攢仲彬固邀生往診脈弦而洪數面赤目閉語喃不可辨舌黑如始燥無津潤胸腹按之不勝于蓋燥劑搏激血內熱而風生血蓄而為痛也生曰此產後熱入血室因而生風即先為清熱降火治凡

涼血兩服頗爽繼以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後以張從正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服惡露大下如初時產已十日矣於是諸證悉平方明禮內人盛暑病洞泄厥逆惡寒胃脘當心而痛自腹引脇轉為滯下吧噦不食人以中暑霍亂療之益劇櫻寧生診其脈三部俱微短沉弱不應呼吸曰此陰寒極矣不亟溫之則無瘥理內經雖曰用熱遠熱又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於是以薑附溫劑三四進間以丹朮脈稍有力厥逆漸退更服薑附七日衆證悉去遂以丸茶除其滯下而藏府自安矣生之治人率類此然頗有不盡述

者生嘗語其徒曰予在儀真時聞友人王德全言江
西有醫士曰黃子厚為術精詣其治往往出人意料
有富家子年十七八病偏体肌肉折裂召子厚治子
厚偕門生四五輩往診視各以所見陳論皆未當子
厚乃屏人詰病者曰童幼時曾近女色犯天真乎曰
當十三四曾近之已子厚曰得其說矣褚澄云精未
通而御女則四体有不滿之處後日有難狀之疾在
法為不可療後果惡汁淋漓痛楚而死又鄰郡一富
翁病泄浮彌年禮致子厚診療浹旬莫効子厚曰子
未得其說求歸一日讀易至乾卦天行健朱子有曰

天之氣運轉不息故罔得地在中間如人弄碗珠只
運動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因悟向者
富翁之病乃氣不能舉為下脫也又作字時水滴吸
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竅則水滴筒放其按則水下溜
血餘乃豁然悟曰吾可治翁證矣即治裝往翁家驚
喜至即為治灸灸百會穴未三四十壯泄浮止矣生
自少識之後在鄴胡元望女生始六月亦病泄浮不
已因教以前灸即瘳子厚在至治天曆間術甚行虞
文靖公嘗有贈醫士黃子厚詩云
史右曰予幼喜業醫遇醫士輒近之觀其治往往與

某死若以試其術然予櫻陰殺人而莫之罪必不道於天刑遂棄不復習襄城櫻寧生壽能活人反掌間而奇驗若此時人為之語曰世以人試術生以術活人其相去奚啻十萬予聞廬扁曰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倉意曰吾以脉法治之而瘡生其有得於二子者歟

朱天台為櫻寧作傳可謂詳盡矣故史官東陽朱公廉謂後之為醫者觀之譬諸觀作室之巧而可推其規矩斧斤之法見破的之工而可原其殼率審固之意按其書而擬其迹

庶幾有合矣其知言哉

救山老人傳

朱右

救山老人者三吳名醫也姓倪氏名維德仲賢其字也救山在胥門之西二十餘里盤紆鬱秀有巖壑卉竹之美老人之居里在焉老人宋和州防禦使昌嗣之後當前代盛時讀經史世其家業墳典立索而外若神僊方技之書吐納導引熊經鳥伸之術無不獵涉而於軒岐之學尤精到絕倫常自誦曰吾以通靈之姿窺橐籥之奧究火策之候啓玄命之秘以御風而遺世宜無難者而獨念夫大化之生人也以其有

益於世也使是生而無益於世猶無生也然而功彰
山河名登旂常此則有命最而在下克施其惠者其
惟醫道乎乃校訂金李東垣明之所著醫說凡若干
卷表章以行於世復演靈樞素問運氣本草之說約
為治目精要曰原機啓微等論示人以分門列證之
法老人居敷山有草堂數間可以免震凌有裕禔田
數十畝可以備伏臘裕然不求于人遨遊湖山樂以
自適嘗一適城市愛過從之相與而不去之人則從
而質焉非其人亦不造也以故於老人他伎無知者
而惟醫則老人以急濟為務獨著譽焉老人今年踰

七十矣而顏色如四五十歲人康強步履精彩矍々
言笑引接與壯無異其所以自養者如此至其為
人也廣博神速效績不可勝紀今姑摭數事以傳之
淮南周萬戶子始八歲忽得昏憒疾數日方甦駭
如木偶人寒暑饑飽皆不知節適率嘗食土炭至口
不得出音老人視之曰此脾風也脾智意府也而以
風故不知人事也宜投之疏風助脾之劑數服而愈
同郡顧顯卿妻年五十餘患癩始生如塊近三年如
盆一首痛楚不可忍群醫視之投藥且厭而卒不效
老人曰是少陽經為邪氣所攻耳即劑以其藥服之

逾月而愈吳陵盛架閣內子左右肩背上下患瘡至
兩臂頭面皆然屢以艾灼瘡處暫止且復作如是數
年老人切其脉曰左關浮盛右口沉實此酒食滋味
所致也投以某劑其瘡遂止陳上林仲實以勞役得
熱疾日出氣暄則熱夜及涼雨則否暄盛則熱增劇
稍晦則甦如是者二年老人曰此七情內傷脾胃陰
熾而陽鬱耳以東垣飲食勞倦法治之其熱旋已此
其尤彰也者若其他固不得悉附焉嗚呼賢哉越人
倉公見錄於史遷至今望之若神人然老人之術足
以經之矣子生之後不得從事老人之教姑援述者

之槩次第而為文之其於老人之道詣如蚍足之度
山蝦目之望洋未能得其萬一也

倪府君墓碣銘 附錄

宋濂

吳郡有名世之醫曰倪府君諱維德字仲賢其先家
干汴梁會大父曰嗣宋和州防禦使生秀文值宋錄
既訖乃挾醫術游大江之南遂挾郡之吳縣居焉秀
文生鼎亨能紹家學有聞於時則府君之父也府君
嗜學不厭受尚書於碧山湯公焚膏繼晷探索精微
發於薛章皆燁也右奇氣湯公器其才勸之仕府君
曰爵祿乃資之以沢物者然有命焉不可以俸致曷

薛石稅啓微作詞奇作
文

若紹美醫學以濟吾事于是取黃帝內經日研其
奧旨見其疏陳治法推究本原欣然曰醫之道盡在
是矣間有疑難質于父師之同心緒益開明頗病大
觀以來粗工多遵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
新病多不相值泰定中得金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
三家之書讀之知其與內經合自以所見不謬真積
力久出而用茶徃々如神奇證異疾一經診視有如
辨白黑無以爽者周萬戶子八歲患昏憤數日而醒
不識有饑飽暑寒欲語則不能出聲時以土炭自塞
其口府君切其脉曰此慢脾風證也脾藏智脾慢則

足啓微作定

智不足其不知人事也宜投以某劑而瘡顯鄉妻
右耳下生癰大與首同其疼不可忍更數十醫弗效
府君診已告于衆曰此手足少陽經受邪故也甚易
治耳製某茶令啖之逾月而愈劉子正肉子病氣厥
或哭或笑人以為鬼所附府君察其故且脉之謂劉
曰左右手脉俱沉胃脘中必有所積有所積必疼問
之果然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病遂除盛架閣
妻左右肩病癢蔓延至兩臂上及顏面不可禁或於
病處灼艾勢暫止已而如初府君曰右脉沉左脉浮
且盛此滋味傷厚之所致也投以某茶疾旋已林中

架閣二字啓微作梁
一字

中啓微獻錄並作仲

實因勞發熱。隨日出入為進退。食飲漸減。府君切之曰。此得之內傷。故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溫則進涼。則退。是其徵也。投以治內傷之劑。其疾如失。府君治難療之疾多類。此文繁弗載。府君每有言曰。劉張二氏治多攻。李氏惟在調補。中氣蓋隨世推移。不得不爾也。於是府君之治疾。既察天時地理。又參之以人事。所以十不失一。然操心仁厚。但求謁者即赴之。不知有富貧。一旦有寡人抱疾求治。府君既投茶兼果。以烹茶之器。客恠而問曰。茶可宿備。瓦缶亦素具。子府君指室北隅示之。其積者蓋百數。云府君病眼科。

雜出方論。竟無全書。著原機啟微若干卷。又校訂李果試效方若干卷。銀梓傳世。君子多之。性尤嗜文籍。預置金於書肆。有新刻者。輒購入之。積至五千餘卷。構重屋以藏。晚年建別墅。敕山之下。每乘扁舟。具酒。教與二三賓客。放浪於水光山色之間。偷然高拳。如在世外。罔自號曰敕山老人。壽七十五。卒於洪武十年六月二十日。其年七月二十一日。葬於縣之至德鄉上沙村兩重山之下。娶章氏。先府君而卒。至是同穴。生一子曰衡。通儒書。亦以醫鳴。于時三女曰淨真。曰媛真。曰孝真。各適士族。三孫男曰謹。曰識。曰讓。二

孫女曰婉寧曰婉柔尚幼予嘗患內經之學晦而弗
章無豪傑之士以洗滌之浙河之東有朱君彥脩以
斯學為己任而三家之說益明浙河之西則府君奮
然而起蓋與彥脩不約而同使泥局方者逡巡退縮
不敢鼓吻相是非而生民免夭閼之患者二公之功
為多彥脩之歿予已銘其墓今府君之子亦復惓惓
為請予安得固辭邪因歷序其行事而銘之銘曰
醫者之學素問為宗猶儒治經專門是攻寒暑溫涼
升降浮沉或逆或順制治最深隨時立方始與疾同
正氣既摠邪沴乃融粗工蚩々守々不移執中無權

罔契厥機群昏方酣苟不力扶冥口夜行搥埴索塗
三家者興上窺本源如揭日月照耀天門伊誰兼之
作世範模東則有朱西則有倪視被沉痾目牛無全
肯綮既中萬理皆捐幹運元化陶冶杞機人謂其功
與良相肩救山之陽一葦可航載翺載翔與世若忘
明鑑之失孰不歎歎視其故篋幸有遺書發而讀之
相繩繩々何以徵之墓門有銘

理啓微作疑

醫史卷之九

滄洲翁傳

國朝戴良

浚儀李濂輯

滄洲翁者姓呂氏名復字元膺晚號滄洲翁其先河東人也東萊先生成公與其季忠公自河東徙婺吏部郎知台州事諱寶之者復自婺徙鄞家焉大父克德文居敬比三世皆早喪翁幼孤且甚貧獨依母氏居既長從鄉先生受尚書周易久之棄去習詞賦後以母病復喜攻岐扁術而恨無其師一日遇三衢鄭

禮之逆旅中即知為醫中毛遂也每謹事之鄭亦見
翁醇謹無他願心愛翁因呼翁語曰我有古先禁方
及色脉茶論諸書知人生死定可治甚精我年老欲
具以授公翁即避席再拜盡得其書受讀可一年所
輒試之有驗然尚未精也鄭復教翁日記診藉攻方
茶驗否悉為參訂不使毫釐失理又若干年所積為
人治診病效無不神自是鄰之病家及凡寓公過客
以病留鄰者必歸翁翁皆樂應之浙者平章在荅納
失理在帥閫時病無睡睡則心悸神怯如處孤壘而
四面受敵兵達且目眈眈無所見耳聾聵無所聞雖

堅卧密室睫未嘗夫也即選醫之良者屢劑累月弗
瘳後召翁診翁切其脉在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
陽之支外溢於目昏即告之曰此得之膽虛而風諸
公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膽之風非法也因投禁方為
梅湯抱龍丸日再服遂熟睡比瘳病如脫郡人蘇伯
友病衄旬決不止時天暑脉弱衆醫以氣虛不統血
日進暮歸葺附彌甚則告術窮家人皆容貌變更蘇
亦流涕長潛泣命其子強翁診翁至未食頃其所衄
血已三覆罍矣及切其脉兩手皆虛芤右上部滑浮
數而躁且其鼻赤查而色沃即告之曰此得之酒酒

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蓄於上焦故血妄行而淳
溢蘇曰某嘗饑走赤日已而醉酒向風臥公診當是
翁為製地黃汁三升許兼用防風湯半劑飲之立驗
童芳仲幼女華病嗜臥頰赤而身不熱命小兒醫四三
人療之皆以為慢驚風屢進切風之劑兼旬不愈
翁切其脈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童
曰女無病關滑為有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心嗜酒
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其內子李李曰乳
母近掌酒庫鑰苟竊飲必任意潛使人視卧內有數
空罌盃榻下翼日拘其鑰飲以枳椇葛花日二三服女

起如常時童良輔子年十二患內癰腹脹臍凸而頰
銳醫欲刺臍出膿其母靳不許抱子獨泣童馳告翁
邀與俱及造卧內見一野僧擁爐熾炭燃銅筋一二
枚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苟舍刺臍
無他法翁喻之曰臍神廟也鍼刺所當禁矧癰舍子
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若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趨
而出翁投透膿散一匕明日膿自氣合潰繼以十奇
湯下善應膏凡旬浹瘡趙氏子病傷寒餘十日身熱
而人靜兩午脈盡伏俚醫以為死也弗與茶翁診之
三部拳按皆無其古胎滑而兩顴赤如火語言不亂

因告之曰此子心火發赤斑周身如錦文夫脉血之
波瀾也今血為邪熱所搏淖而為斑外見於皮膚呼
吸之氣無形可依猶溝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
瀾斑消則脉出矣及揭其衾而赤斑爛然即用白虎
加人參湯化其斑脉乃復常繼投養氣下之瘡發斑
無脉長沙所未論翁蓋以意消息耳普濟寺主僧休
無為病覺已三日不知人翁切其脉右口之陽強而
遲以陰之脉堅而勁不滿四十動而止此寒邪乘於
腎肝所致法當以辛甘復其陽為作湯三升頓服遂
起對客如不病然一藏已絕去此若干日當復病病

即死果死如其日臨川蕭雲泉羽客也偶游鄴造翁
告曰某病兩目視物皆倒植屢謁名醫弗喻翁曰視
一物為二視直為曲古人嘗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
喻也願聞其因雲泉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
達曙遂病翁切其脉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即告之
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瞻睛故視物皆
倒植此不內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
瞻睛遂投藜蘆瓜蒂俾平且湧之湧畢視物不倒植
東皋寺僧述無作族姓孫氏一女子病厲風為夫所
出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翁約曰吾女姪病可念早

卑致就翁診顧僧舍不宜能速為我治療乎翁曰諾
他日匿患者於密室召翁診其脈翁曰脈來疾而去
遲上虛而下實蓋得之醉酒接內而風毒乘之今雖
髮禿眉墜然鼻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遂以防風通
聖而益以下茶下瘀血數升及虫穢青黑物并進煎
蛇長松等湯丸復佐以雄黃楓油作膏摩之逾月瘡
餘姚州守郭文燈病噦十餘日州之以醫名者畢至
悉以附子丁香等劑療之益甚翁切其脈陽明大而
長右口之陽數而躁因告之曰公之噦即古之咳逆
由胃熱而致或者失察而反助其熱誤矣飲以竹茹

湯未終劑噦止帥府經歷哈散侍人病喘不得卧老
醫製麻黃之劑以散其肺邪翁後至診之脈口盛人
迎一倍厥陰強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因告之曰
病蓋得之毒茶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非
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煮二三升服之夜
半果下一死兒喘止哈散密囑曰病妄誠有懷以室
人見嫉故某去之衆人所不知也老醫聞之慚而去
樞密董孟起在帥圃時命翁臨診俾審新故病翁切
其脈兩寸俱浮弦脈法浮為風弦為痛兩寸屬上部
即告之曰明公他無所苦首風乃故病也蓋得之沐

而中風當發先一日則劇々則大吐而後已董笑曰
然余少時喜沐每迎風以晞髮因致頭作痛々一如
公所言公善診幸余療也為製龍腦芎犀丸四分二
之一遂愈帥府從事帖携失爾病下痢完穀衆醫咸
謂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輩彌劇翁診其脉兩尺
寸俱弦長右關浮於左關一倍其目外皆如草滋蓋
知肝風傳脾因成飧泄非藏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
損麻黃加朮三五升痢止續命非止痢藥飲不終劑
而痢止者以從本治故也純孝廟祝揚天成女壽在
室病不月余婦人醫療之不得其律狀及五閱月其

腹如有姪求其色脉即恠因詰之曰汝病非有異夢
則鬼靈所馮耳女不荅趨入臥內密語其侍嫗曰我
去夏追涼廟廡下薄暮過黃衣神心動是夕夢一男
子如暮間所見者即我寢親狎由是感疾我慚報不
敢以告人醫言誠是也嫗以告翁翁曰女面色乍赤
乍白者鬼也脉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脉色符雖
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脉肝者六七枚俱有竅
如魚目病已延慶寺僧珂瑩中病翁診其脉獨右關
浮滑餘部皆無恙曰右關屬脾絡胃挾古本蓋風中
廉泉得之醉卧當風而成瘡珂舞手索筆書凡上曰

酒吾先佛所戒自視髮未未嘗飲露坐當風誠所不
免其師天紀在坐即怒訶曰汝處別業時每飲輒醉
尚諱疾自誤邪翁即荆瀝化至寶丹飲之翼日遂解
語湖心寺僧履師者一日偶搔咽中痰忽自出血汨
汨如湧泉竟日不止瘍醫治療弗驗邀翁往視履時
已困極無氣可語及持其脉惟尺部如蛛絲他部皆
無即告之曰夫脉血氣之先也今血妄溢故榮氣暴
衰然兩尺尚可按惟當益營以浮其陰火乃作四神
湯加荆摭防瓜不間晨夜併進明日脉漸出更服十
全大補一劑遂痊全本然病傷寒勿日邪入於陽明

神入門作逆

但醫以津液外出為脉虛自汗進武湯以實之遂
致神昏如熟睡其家邀翁問死期翁切其脉皆伏不
見而肌熱灼指即告其季曰此必榮血致斑而脉伏
非陽病見陰脉比也見斑則應候否則蓄血爾乃去
衾褙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斑臍下石堅且拒痛
為作化斑湯半劑經進韓氏生地黃湯逐其血是夕
下黑矢若干枚即斑消脉出後三日又腹痛遂用枳
核養氣以攻之所下復如前乃愈內子王病傷寒乃
陰隔陽面赤足蹠而下痢躁擾不得眠論者有主寒
主溫之不一余不能決翁以紫雪匱理中丸進徐以

水漬甘草乾姜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痢足踏四逆證也苟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雪折之徐引辛甘以溫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歎服集賢備譔南宏遠奉旨往闕諭士猶余蠻子余嘗教人尊姐之間以恐之遂驚氣入心疾作如心風比啣使余來鄴疾屢作逐逐奔走不避水與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且或泣或笑翁切其脉上部皆弦滑左倍勁於右蓋痰溢腫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臟耳即投以湧劑湧痰涎一頓罷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病瘳郡史虞東村內子王年盛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肌肉頓消

骨立翁診其脉則兩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口尤躁疾遂語虞曰此三陽病由一水不能勝五火乃移熱於小腸不瘳則淋王曰前澀如脂者已數日語未竟趨入卧內澀及濡其溺畧以視則如飴釜置烈火湧沸不少休翁以虎杖滑石石膏黃柏之劑清之痛稍却而湧沸猶爾也繼以龍腦辰砂末之蘼以枳柿食方已沸輒止餘姚余慎言子孟仁病寓湖心僧舍以求治翁至其處而孟仁方飯坐甫定即搏爐中灰雜飯猛噬且喃已畧人翁命左右掖之切其脉三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右尤浮滑蓋風痰留心胞證也法當

湧其痰而凝其神既湧出痰沫四五升即熟睡竟日
乃寤寤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劑調治之神完如初
御史王彥芳內子病瘵泄彌年衆醫皆謂休息痢療
以苦堅辛燥之劑弗效翁診其脉當秋半雙弦而浮
即告之曰夫人之病蓋病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也
以肝主驚故虛風自甚因乘脾而成泄當金氣正隆
尚爾至明春則病將益加法當平木大過扶土之不
及其泄自止夫人曰儂寓南園時平章燕公以銅符
密授御史俾出入自如吾兒闌口玩弄久之遂失去
平章一日迫符甚急懷心懼焉由是疾作公指為驚

風信然乃用黃牯牛肝和以攻風健脾之劑服之踰
月泄止郡守李孝文妻母龐病小腹痛衆醫皆以為
痲聚菜之液日弗愈經命翁診翁循其少陰脉如刀
刃之功手胞門疝而數知其陰中痛癰結小腸也即
告之曰大夫人病在幽隱不散以聞幸出侍人密語
之乃出老嫗翁曰患者苦小腸癰以故膈下如痲聚
今膿已成腫迫於玉泉當不得前後澀澀則痛甚嫗
拜曰公神人也所苦一如公所言遂用固老將軍為
向導挾麒麟竭虎魄之類以攻之膿自小便潰應手
愈浙東運使曲出道過鄴病卧涵虛馭召翁往視翁

察色切脉則面戴陽氣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
病也以方涉海為風濤所驚遂血菀而神悞為熱所
搏遂吐血一升許且脇痛煩渴謔語適是年歲運左
尺當不應其輔行京醫以為腎已絕泣告其左右曰
監同脉病皆逆不祿在且夕家人皆惶惑無措翁曰
此天和脉無憂也為投小柴胡湯減茯苓加生地黃半
劑後俟其胃實以藜氣下之得利愈副樞張息軒病
傷寒踰月既下而內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滿肌肉
色不變俚醫以為風矣所中膏其半摩之決四旬所
其毒循宗筋流入於臍尤赤腫若瓠子瘍醫刺潰之

矢字類按無

而左脇腫痛如故既選醫之尤良者在門更召翁診
翁以關及尺中皆數滑而且芤因告之曰脉數不時
則生惡瘡關內逢芤則內癰作李脇之腫癰作膿也
經曰癰疽不得頃時而下之慎勿晚乃用保生膏作
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黃作湯以下之下膿如糜可
立升許明日再圍下餘膿立瘥樞府陳斷事內人病
呂翁視翁切其脉左口弦而芤餘部皆和翁即起密
告陳曰夫人病當陰中痛而出血且少陰對化在玉
泉心或失寧則玉泉應心痛痛則動血而與經水不
相關蓋得之因內大驚神悞而血菀陳曰公醫誠良

也致病一如公所言翁乃為製益榮之劑且納茶幽
隱再劑即無苦翁之治病雖若不甚構思然其鉤取
古法動中肯綮多類此其於醫門群經及古今方論
無不攷索其要歸他若諸醫為術之精粗施治之工
拙亦皆品彙區別無一義之或遺所攷群經及古方
論語多不錄有曰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回答之
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
之手劉向指為諸韓公子所者程子謂出於戰國之
末而其大畧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
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秘典五常政六元正紀等篇無

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於人身
其諸色脉病名鍼則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
謐之甲乙楊上善之大素亦皆本之於此而微有異
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
有內經十八卷及扁鵲白氏二內經凡三家而素問
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為
內經唐王冰乃以九靈九卷牽合漢志之數而為之
註釈復以陰陽大論託其為師張公所藏以補其亡
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雜玉石相亂訓詁
失之於迂踈引援或至於末功至宋林億高若訥等

正其誤文而增其缺義頗於冰為有功今於各篇之內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叙以己意冀與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脩也內經靈樞漢階唐藝文志皆不錄階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註及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為靈樞又謂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為鍼經即階志鍼經九卷荀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寶註者乃扁鵲大玄君所箋世所罕傳宋李有靈樞畧一卷今亦湮沒紹興初史崧係是書為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

蓋其旨意互相發明故也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經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俱後人多更脩飾之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晉懷之奔竄文籍焚燹十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茶止三百六十五種陶氏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叙分為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奏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常用

者一百二十種偽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
本圖經參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
註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為神農所說
黑字為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他若雷公以
下蔡邕徐大山秦羨祖王季璞鄭處諸公所撰各本
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
翼舊經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
本草亦刪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
同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
尚須考定俾歸于一可也難經十三卷乃秦越人祖

述黃帝內經設為問答之辭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
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
望註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醜或相亂惟
虞氏粗為可觀紀存鄉註精密乃附辨楊玄操呂
廣王宗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証未明
李子楚亦為句解而無所啓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
茶殊非經意王少鄉演叙其說目曰重玄亦未足以
發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
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為是也傷寒論十卷乃
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為

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為撰次而宋成無己復
為之註叔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祗和王安之
流固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
法而已蓋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十載之下如合符節
前脩指為群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脈時汨王氏
之言三陰率多斷簡况張經王傳亦徃已反覆後先
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
其間奧者陳無叔嘗補三陰證藥於三因論其意蓋
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
合余因竊拳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

所取也脈經十卷乃西晉大醫令王叔和本諸內經
素問靈樞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裒次而成實醫門
之龜鏡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倣託鈐訣者不同歷
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秘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秘閣林
億等始考証診妄頗加改易意其新撰四時經之類
皆林氏所增入陳孔碩何大任毛升王宗卿輩皆嘗
審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舊本刻
于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披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辭作
診切樞要二卷非敢翦其冗複間亦補其缺漏且附
私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爾脈訣一卷乃六朝

高陽生所撰託以叔和之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
目以惑學者通真子劉元賓為之註且續歌括附其
後辭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圉刪其舊辭而益
以新語既不出其畦逕安能得字本原餘如清溪徐
裔甄權李上交等皆自譔著凡十餘家亦每蹈襲前
說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字脉
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大醫博士巢元方
等奉勅撰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哀成
一家之書醇醜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為課
誡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糅非復當時

之舊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近代
不傳大始天元玉冊元誥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
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
國時書其間有天皇真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為先
天有之太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
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
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為詳
明深足以羽翼內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玄君扁
鵲為之註猶郭象之於南華非新學之所易曉觀其
經註一律似少一人之午謂扁鵲為黃帝時人則其

書不古謂扁鵲為秦越人則傳中無太玄君之號醫
門倣託率多類此玄珠密語十卷乃啓玄子所述其
自序謂得遇玄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啓蒙故自號啓
玄子蓋啓問於玄珠也目曰玄珠密語乃玄珠子密
而口授之言也乃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薛理秘密難
粗論述者別撰玄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戾意者
玄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黃帝遺玄珠使罔象得
之之語則師事玄珠子而號啓玄者皆妄也宋高保
衡等校正內經乃云詳王氏玄珠世無傳者今之玄
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十

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觀之而密語
所述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作疑必刊
傳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擴摭內經六微旨及至真
要等五篇洎天元玉冊要言而附會雜說其諸紀運
休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偽書也苟啓玄別誤果見于
世又豈止述氣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
可也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他游公
宜山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牀上書一
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予先生寢室夢
有所授獲是經於石函中其託為荒誕如此竟不考

傳獄吏焚書之實其偽不攻自破按唐志有吳普集
華氏茶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弟子宜有所集竊意
諸論非普輩不能作鄧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蓋
其方有用太平錢并山茶者蓋太平乃宋熙陵初年
號薯蕷以避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茶其餘可以類推
然脉要及察聲色形證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
為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
述內素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岐遺旨
政和間斑是經于兩字辟雍生吳禔為之解義若達
道正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啓迪衆工餘如孕元

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叙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
攷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美玉也其論語醫
有曰扁鵲醫如秦鏹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奕秋遇敵
着着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
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
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
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力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
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
於制度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
以無饑矣龐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

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顧願方著名于時蓋因扁鵲之同時所重而為之變爾陳無叔醫如老吏斷按深於鞠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餘使之代治則繁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瀛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為家法或者失察剛欲指圖為極則近乎書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為春利於松柏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醫如老

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也李東垣醫如獅弦新絃一鼓而竿籟並熄膠柱和之七均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閑指所能知也嚴子礼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學者易於摹倣終之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如簡齋賦詩每有少陵氣旨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脫兔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筭者翁之學問該博非獨醫門為然他如經史傳記諸子雜家以及天文地志曆筭兵刑食貨卜筮耜老之書亦靡

不精求熟玩故其見之言語文字皆有考據可徵不為浮葩以炫世至於為詩尤雄健蒼古有古作者之遺風嘗以晦迹丘園薦為台州僊居縣儒學教諭後調臨海及陞本郡教授俱不上善著書有內經或問靈樞經脉箋五色診竒咳切脉樞要運氣圖說養生雜言脉緒脉系圖難經附說四時變理方長沙論傷寒十叔運氣常變叔松風舟雜著彙各若干卷傳學者為人恭勤詳緩與人交款款常若不自足狀貌不踰中人語言如不出諸口卒然遇之不知其學之富也年老無子而有女四人生女不生男人以大倉公

方之

論曰自古有疾醫叅之以九藏九竅之變通之以五味五穀之資五色五氣五聲以視其生死五毒五茶以攻其疾疢其為術博矣故非聰明洽達知夫天地神祕之次明乎惟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以與神聖為徒者未易以臻此若滄洲翁豈近是乎翁之為醫一導古昔神聖之格言而且博攷載籍叅取化原著之於方冊余論次翁事頗采其意云使翁自按醫術之中一意儒學著書以垂世可謂稽古之士矣

葛應雷補傳

子乾孫

李濂

葛應雷字震父姑蘄人也攷于醫嘗著醫學會同二十卷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藏六府之虛實合經絡氣血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處方制劑砭熇率與它醫異時按察判官李某中州名醫也因診父疾復咨於應雷聞其峇論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亦有此人邪乃盡出所藏劉守真張潔古書與之討論無不吻合而劉張之學行於江南寔自是始應雷由平江醫學教授擢江浙

醫學提舉子乾孫字可久生有奇氣體貌碩偉膂力絕人好擊刺戰陳之法以至陰陽律歷星數靡不精究長乃折節治經屢試不第遂棄去肆力古學為文章有盛名于時父應雷取醫書授之乾孫稍治輒精而不屑施行或施之輒取異效其名與丹溪朱彥倫並稱云一日嘗炒大黃過焦悉棄之不用其慎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鏹來買茶準病輕重乾孫貯善茶緘以與之仍歸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顧為之易佳者以還使供饘粥人皆稱其仁一書生傷寒不汗發狂循河走乾孫就梓置水中良久

出之裏以重繭乃汗而解同郡富家女年可十七八
病四支痿痺目瞪不能食衆醫莫能治迺乾孫乾孫
視之笑曰此不難治命悉去其房中香奩流蘇之屬
發藉地版掘土為坎舁女寘其中扃其扉戒家人伺
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女果拳手足而呼投
棊一九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為
香氣所蝕故也士辰微冠轉掠獲人震恐廉訪僉事
李中善請乾孫圖之乾孫勸城之以守然後請自往
討賊仲善從之卒城之而濟又善以生辰推禍福嘗
語光福徐顯曰聞中原豪傑方興而吾不得與命也

今六氣淫厲吾犯咸池殆將死矣一日見武士閑弓
取挽之而殼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
子惡其多密減其半飲之不下問其故子以實對曰
少耳亦無傷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
愈明年果卒

嵩渚子曰吳門故多醫最知名者曰葛可久其後乃
有劉觀士賓盛寅啓東沈玄以潛王敏時勉皆有時
名而以顛顛者者又有錢瑛良王云聞唐開元中有
周廣者亦吳人每觀人顏色即知抱疾深淺言之神
驗無事診候也流風相羨議論指授是故吳中多善

醫迄今猶然因傳可久父子行事併著之

醫史卷之九

醫史卷之十

抱一翁傳

國朝戴良

浚儀李濂輯

抱一翁者東嘉人也今居越江上姓項氏名昫字彥章晚更自號抱一翁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比三世俱以和義維其家翁自幼聰敏好方數外大父杜曉村世業醫常奉父命謁受其書讀之年未成童已暗誦岐扁素難王叔和脉經稍長學易越穆仲葉見山所後以母病醫誤投藥死痛之乃益厲志醫術欲盡

受他禁方聞越太儒韓明善先生為方善也遂往拜
之盡得所藏方論甚富後更詣陳白雲受五診奇眩
歷試其說皆精良會金華朱彥脩來越出金源劉河
間張戴人李東垣諸書示之翁獨疑古方不宜治今
病之論亟往錢塘見陸簡靜叩之始悟古今方同一
矩度也復又往浙右見葛可久論劉張之學又往建
業見戴全父全父亦是郡儒者為撰五運六氣撰要
若干篇授翁大醫院使張廷玉善橋引案杌甚奇非
世之所聞也翁亦得見事之盡其技於是為人治診
病決死生無不立驗里鐘姓者一男子病脇痛衆醫

以為癰也投諸香薑桂之屬益甚翁診其脈告曰此
腎邪病法當先溫利而後竭之投神保丸下黑溲痛
止即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其太過翁曰向用神保丸
以腎邪透膜非全竭不能引導然巴豆性熱非得芒
硝大黃蕩滌之後遇熱必再作乃大泄數出病已翁
所以知男子之病者以陽脈弦陰脈微洪弦者痛也
泄者腎邪有餘也腎邪上薄於脇不能下且腎方惡
燥今以燥熱發之非得利不愈經曰痛隨利減殆謂
此也鐘女病腹脹如鼓四體骨立衆醫或以為娠為
盡為瘵也翁診其脈告曰此氣薄血室鐘曰服芎歸

輩積歲月非血茶子翁曰失於順氣也夫氣道也血
水也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經曰氣
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其氣俾經隧得通而
後血可行乃以蘓合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翁曰血
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黃峻逐之下汗血累亡如瓜者
可十數枚應手愈翁所以知鐘女之病者以六脉弦
滑而且數弦者氣結滑者血聚寒邪也故氣行而大
下之鍾有從女病名同而診異翁曰此不治法當數
月死向者鍾女脉滑為實邪今脉虛元氣奪矣又一
女子病亦同而六脉獨弦翁曰真藏脉見法當踰月
死後皆如之越幕官費姓者有子病甚衆醫皆以為
瘵盡愕束子一日費對客獨泣客以翁薦翁診之曰
此病暑邪非瘵也家問死期翁曰何得死何得死為
作白虎湯飲之即瘥翁所以知費子之病者劫其脉
細數而且實細數者暑也暑傷氣宜虛今不虛而反
實乃熱傷血茶為之也費病胸膈壅滿甚篤昏不知
人醫者人人異見翁以杏仁薏苡之劑灌之立蘇絕
以升麻黃耆桔梗消其膿服之踰月瘳翁所以知費
病者以陽脉浮滑陰脉不足也浮為風而滑為血
聚始由風傷肺故結聚客於肺陰脉之不足則過於

宣逐也諸氣本於肺肺氣治則出入易苑陳除故行
其肺氣而病當自己建康萬夫長廉君病醫投丹附
薑桂逾甚翁診其脉告曰此得之酒病當噦作聲食
入即出而後溲不利廉曰然予平生所嗜獨燒酒翁
進葛花解醒加黃芩飲二升所勢減衆醫以茶性過
寒交沮之翁既論不協辭去即歎曰實實而虛虛過
二月當入鬼錄矣果如翁言翁所以知廉之病者切
其脉細數而且滑諸數為熱滑為嘔為胃有物酒性
大毒大熱而反以熱劑加之是火其火也且溲秘為
陽結今皆反治故二月死也茶商李富人也啖馬肉

過多腹脹醫以大黃巴豆治之轉劇翁後至診之寸
口脉促而兩尺將絕翁曰胸有新邪故脉促宜引之
上達今反奪之誤矣急飲以湧劑且置季中座使人
環旋頃吐宿肉仍進神芎丸大下之病去衆醫咸曰
予所不及也浙東僉憲史君素苦足病發則兩足如
柱潰黃水踰月乃已已輒復發翁診其脉告曰六脉
皆沉緩沉為裏有濕緩為厥為風此病風濕毒俗名
濕脚氣是也乃以神芎丸竭之繼進舟車神祐丸下
濁水數十出遂不發動南臺治書郭公久患泄瀉惡
寒見風輒仆日臥密室以氈蒙其首熾炭助之出語

呶呶如嬰兒諸醫皆作沉寒痼冷治屢進丹附不時
驗翁診其脉告曰此脾伏火邪濕熱下流非寒也法
當升陽散火以逐其濕熱乃煮升麻柴胡芩瀉羌活
等劑而繼以神芎丸郭曰予苦久泄今復利之恐非
治也翁曰公之六脉浮濡而弱且微數濡者濕也數
者脾有伏火也病由濕熱而且加之以熱劑非苦寒
逐之不可法曰通因通用吾有所試矣頃之利如木
屑者三四出即蒙首之漚去次去熾炭病旋已藹董
允謙妻患衄三年許醫以血得熱則淖溢服浮心涼
血之劑益困衄纔數點輒昏翁診之六脉微弱寸為

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脉微知心虛也心虛
則不能司其血故逆而妄行法當養心仍神脾實其
子子實則心不虛矣服琥珀諸補心之劑愈漸帥胡
公病發熱惡風而自汗氣奄奄弗屬諸醫作傷寒治
發表退熱而益增翁診其脉陰陽俱沉細且微數屢
以補中益氣之劑醫止之曰表有邪而以參芪補之
邪得補而愈盛必死此茶矣翁曰脉沉裏病也微數
者五性之火內扇也氣不屬者中氣虛也是名內傷
經曰損者溫之飲以前茶而即驗南臺椽梁彥思使
圍而足不能履醫以風論或以脚氣治經年不瘳翁

診之六脉僅微數而他無所病即探患處乃骨出不
入肯綮耳施以按摩即愈南臺治書迭里迷失公足
失履而傷腕骨掌反於後者六閱月矣衆醫不能治
公知翁精按摩曰幸予治也翁令壯士更相摩從辰
至申而筋肉盡腐遂引其掌以蹂之嘒嘒然有聲茶
以兩月其足如常時金叅政子年方稚嘗嬉戲偃臥
於階側忽驚馬踐其足胛骨斷碎即死久乃獲翁以
其法治之卒完其足步履無所苦聞萬夫長陳君臨
陣為刀斫其面瘡已愈而眉與鼻不能循甚惡時時
仰泣曰吾面無完膚生何以見妻子死何以見父母

牛乃拜翁求治翁命壯士按其面膚肉盡熱腐施之
以法即面赤如頰盤左右賀曰復故矣左丞王公畏
瘴毒晨必命醫診省醫鄭生切其脉愕曰平日兩尺
無虞今忽不應指可怪也公即驚曰人無尺脉猶樹
之無根其能久生乎余他醫診之其論亦同乃命翁
診翁曰此天和脉勿妄治也因陳氣運交反之道以
曉之公叱衆醫曰若等謬人多矣奪提拳俸者二人
翁之於醫多類此於是門人學子懼其老且衰也力
請著書以貽後乃作脾胃後論以補東垣之未備其
畧曰或問脾胃之有虛寒信乎曰脾胃為百病之源

然每惡寒而喜熱寒者陰氣盛陽氣微也熱者陽氣盛陰氣微也而所以致夫陰陽之微盛者脾胃之虛故也甚則陰陽孤立而死矣經曰有者為實無者為虛故氣併則無血血併則無氣血俱失故為虛又曰陰盛生內寒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不得浮浮則溫氣散寒氣獨留故中寒也又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故陰勝而為實靈樞曰風兩寒熱不能獨傷人有猝然逢疾風暴寒而不能病者蓋無虛不能獨傷其人此心因虛邪之風與身形兩虛相感乃容其形矣此脾胃虛寒之說也又問河間謂惡寒戰慄皆

屬於熱然脾胃虛寒亦有惡寒而戰慄者何邪曰風寒之邪始居於表表有寒邪則外惡寒因其入裏與邪氣相搏故戰慄也邪氣勝則熱發於外故戰慄愈不惡寒而反惡熱脈必洪濇數盛此蓋以實熱而致惡寒戰慄者也至於脾胃虛弱傳化失常榮衛俱虛不任風寒內外之邪易以傷之經曰因身之虛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又曰陽虛生外寒又曰陰盛生內寒又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脈必沉遲而弱此虛寒而致戰慄者也熱淫於內治

以甘寒河間所論是也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上文所
論是也二者所因各不同又可執一而言哉又問戰
慄鼓顫及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熱河間謂熱
之極及有水化制之故其治法專主甘寒以發其鬱
資水以制火也然與治癰之戰慄鼓顫可得因其法
歟曰戰慄鼓顫皆屬於熱此經首章之言言熱之一
端也此及後章言癰之始發陽氣併於陰陽虛陰盛
而外無氣故先寒慄陰氣逆極則陽復出陽與陰復
併於外則陰虛陽實故先熱又曰溫癰者先傷於風
而後傷於寒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癰之寒熱

戰慄鼓顫者以上下交爭虛實交作陰陽相移也逆
調論曰人非常熱常溫而為煩熱者何也岐伯曰以
陰氣少陽氣勝也人身非常寒而寒從中生者何也
岐伯曰陽氣少而陰氣多也此皆不可專主於熱矣
明理論則分戰慄於內外之診戰者身為戰挫慄者
心戰又曰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氣虛微內氣不守
故使邪中於陰正氣虛弱故成慄戰者正氣勝慄者
邪氣勝鼓顫者邪入陽明故鼓顫為戰之輕者其者
森然而寒聳然而振是名曰振而振亦戰之輕者由
是而觀發熱而戰慄者陰虛而陽盛也法當補陰而

抑陽不熱而戰慄鼓頷者陰盛而陽虛也法當助陽而抑陰至若寒熱交爭陰陽相移又當從之逆之其始則同其終則異資取化源追之迎之調之而為之治可也豈可專以其寒言之舉一而遺十哉又問胃膈堅滿痞痛東垣謂之不足而中氣內傷法當補其中而益其氣河間戴人則以為諸逆上衝諸濕腫滿諸氣鬱冒瞶皆濕火為病法當浮火在上則浮之在下則竭之張長沙又以為邪氣所留而以辛溫之劑開發蕩散之何三者治法之不同邪曰治有從本者有從標者有不從標本而從中治者証有虛實脈有

逆從其始雖殊其歸一理也經曰天之四令無形風寒暑濕也地之四令有形饑飽勞逸也東垣以胸腹堅滿等証皆為飲食七情所致而之內傷之蓋以中氣不足諸邪得以留之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已其脈必弦洪虛遲故治以補中益氣使中氣既盛則邪氣可不戰而屈矣此拔本塞源之論蓋治其本者也河間戴人以為可瀉可竭者是治其有形之邪其脈必洪實沉滑必當去其有形之物而中氣可復又必資水以制火而陰陽自和蓋治其標者也至若長瀉直以邪氣留之干中焦必以辛溫之劑散其無

形之邪經曰寒則氣聚熱則氣散拳痛論曰諸痛為寒是也其脉必虛浮遲瀯故以發背用結之劑主之蓋從中治者也知子此則三者之法斷不可以偏廢而近世宗三家者往往自相訾毀而有南醫北醫之不同決不肯以寒涼施之於南方辛熱施之於北方何其自蓄之若是歟經曰病當問其起居固言地方之不同矣然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微者逆之甚者從之要在臨時變通消息以為治安可限以南北之分而有寒熱之變異哉又問脹病或以濕熱留飲否隔而傳化失常甚則霍亂吐下又以為諸痛乃熱鬱於

內故為堅痛不可以言寒又以為急痛者用寒之極而乃凝澆而為痛如是則所謂霍亂吐下而心腹絞痛者當作熱論乎柳作寒治乎曰吐下之作寧有不由于脾胃感之蓋胃為水穀之海受天之氣地之味精悍薰蒸而成氣血以營養四旁徃徃因其變理失宜風寒燥濕之邪得以乘伏錯亂於其間風為百病之始而春為溫風夏為陽風秋為涼風冬為寒風風也者天地之氣也寒風即天地之寒氣經曰歲土不及風乃大行地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搖而甚民病飧泄霍亂斯固陰陽錯亂之所致矣其有食飲過劑七情

內腑則濕飲否隔遂使陰陽不得升降塞而不通陽
併于陰陰併于陽揮霍變亂水穀沸騰而為吐下霍
亂此則濕熱留飲致之然也若夫堅痛為熱本指瘡
瘍皆屬心火心主熱化故痛屬熱即不以寒言至於
急痛固寒乃拳痛論諸痛為寒之說經曰寒淫於內
以辛熱散之佐以苦寒長沙以辛熱之劑散其錯亂
風寒之氣良以此耳凡所臨証固當察物之陰陽驗
人之虛實不可專以為有熱而無寒不可專以為有
寒而無熱斯蓋折衷之道也翁他所言病及所論証
治衆多今頗失之不能以盡錄而錄其大槩如此其

於為醫或在抗或在鄞或在閩在枕為府史為肅政
府書吏在鄞為帥府令史在閩掾行中書掾行臺一
皆以醫見辟諸貴人而非所尚也然廉謹練達之風
雖素業吏事卓卓當時者亦皆自謂不能及翁偉儀
觀美鬚髯雙目爛爛如電光天性純孝父母有疾扶
持保抱不解帶者旬朔沒則一遵儀禮治其喪平居
樂易寬厚務揚人善而恥言其過減獲有失亦不忍
加以色辭與人交盡其義其於恩意尤至也喜薛章
善音律工繪畫而獨以醫顯所著書有竹齋小藁及
脾胃後論別撰醫原若干卷議論宏贍未及成子一

曰恕能世其業云

論曰仲尼有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豈不信然歟抱一翁為醫四十年所其己人病生人之死甚衆人以厚利報翁輒却而不受與之茶而富徒亦與茶不責其償而濟物一心孜孜然終始弗少衰則所謂有恒者豈近之與傳曰醫非仁愛不可託非廉潔不可信若翁者殆可託而可信者歟至於立言以垂世則取諸先覺之說折衷之而一本於經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備矣豈非宣暢曲解古之良醫也歟

蔣用文傳

陳繼

蔣用文名武生以字行其先居魏州五世祖安中金國子助教以直諫不納棄官攷醫曾祖應茂徙揚之儀真祖夢雷元揚州路醫學教授父伯難舉進士崇明州判洪武初召為史官以疾辭出為蘭陽丞用文少穎悟讀書過目成誦六歲事學從里中師有贈師萬年松者令賦詩即就曰使者來西嶽採松云萬年佳名雖自好何不長參天師驚喜曰是兒已見才畧既而隨父官寓日俟公暇持所業質之聞說無疑問

父大音之曰吾有嗣矣父歿歸儀真舊業廢於兵燹
渡江占籍句容採山構室居之大肆力於經籍久之
得聖人深意乃習醫家言會同黜異約其要而緘之
取正於術之精善者而受其祕於是決死生定緩速
治效無一不中者由是用文之名驅四方矣孝事母
魏夫人情依依不去左右食飲非躬治弗進夫人病
被衣而不交睫者數月夫人老郡縣交辟不就曰吾
不能舍一日養以趨祿利也夫人役當洪武中始受
薦入大醫院時朱彥脩弟子戴原禮為院使擅其術
人無有當其意者見用文喜曰君儒而為醫昌吾道

必矣遂言於

上授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典幹

成勞僚類所歸

仁宗皇帝在青宮用文日侍左

右兼顧問隨事獻規益甚見親禮嘗問保和之要對
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鄉醫效率
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末聖人所
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及課績特 命光祿置
宴於院宴之旌其忠勤又嘗 命工部為宮第用文
入叩頌謝曰臣荷 恩德萬不一報又散靡公費以
益愧悚也再謝乃止其就故居之一室蕭然晏如
也用文病且草屣自為啓附進有曰臣老病死不足

言惟恨不能有報 大恩伏願清心寡欲慎加保養
以輔 聖治以安萬姓 仁宗得啓驚嘆親御寶
翰遣使慰問及卒 命兵部給馭舟還其喪督治祠
墳於中官 仁宗即位詔贈奉議大夫大醫院使
特謚恭靖遣官 諭祭官其長子主善為院判用文
醇厚恭謹知當世之要務其忠誼愛君之心惓惓於
語言故能受知於 上所以慰問誥祭之辭皆懷
念忠誠揄揚學術以明 上之不忘也居兩京三
十年王公貴人下逮賤隸細氓愈其疾而著神效者
歲不少貧者報之曰吾非為爾醫也卒皆不受

善交友始終不渝宗戚尤洽恩義獎勸後進汲汲人
過耻出其口志嗜學雖老不厭治一室於公署之傍
者顏曰緝熙於家居幽屏之所者顏曰靜學皆盛時
群籍暇輒翫閱其中時忘食寢或謂曰子老矣何勤
益至是邪用文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猶箴傲於
國俾臣下朝夕交相告戒乃作柳詩以自儆卒謚睿
聖武公吾雖老幸未就木而敢以怠荒棄厥躬哉或
又曰緝熙靜學意有說乎用文曰學有緝熙于光明
成王之言也非靜無以成學諸葛武侯之言也吾志
在是其為詩文有靜學齋集若干卷治效方論若干

卷卒之日無貴賤疏戚咸咨嗟悼傷曰善人亡矣子
四人主善主敬主孝主忠皆立行有父風

橘泉翁傳

程敏政

橘泉翁祝仲寧者四明人世為醫家至翁當永樂初
被召來京師及見故太醫院使戴原礼原礼盖丹溪
朱氏高第弟子翁未及卒業而原礼去乃自肆力于
丹溪諸遺書及太素脉訣又上泝于張劉李三氏以
達素難大有所悟入遂專主濕熱相火之說而內外
傷辨尤精確守不變嘗曰世不推病于脉而索病于

方此大誤也然世醫信局方已久故凡致翁者始聽
其言心非之至終驗乃大信惟一二勲舊及武官市
人有疾一遇翁輒效而稍名讀書者謂其用三黃之
劑及惡見翁家君尚書南征還病脚膝痺痛

上命醫未視且合四方之醫皆以為寒濕率用烏附
蛇酒之茶盛暑猶請服綿盖如是者三歲一日家君
憂有神人書祀字以示者時孫太傅亦臥病走往候
之太傅瞿然謂走曰予非祝翁殆矣走聞翁姓恟于
憂為之愕然急與俱來翁診視良久又檢諸醫案憮
然曰幸哉公之免于患也此濕熱相搏而成經所謂

諸痿生于肺熱者也即日視其綿盡謝諸醫者取清
燥湯飲之曰此疾已深又為熱茶所誤非百貼不驗
蓋服三月飲病良已自是家人有疾非翁茶不敢嘗
而士夫間亦始有延致之者然翁愈人之疾已而置
之不復挂口或扣之亦嗒然不應曰吾厭世之呶呶
者故走所目擊翁事多不讓古人而不得其診視之
詳獨志其槩去孫太傅病頭面項喉俱腫大惡寒醫
疑有異瘡翁曰非也此所謂時毒似傷寒者丹溪曰
五日不治殺人急和敗毒散加連翹牛蒡子大黃下
之三日愈又嘗右脇大痛腫起如覆盆手不可近醫

以為滯冷投香桂薑黃推氣之劑小腹急脹痛益甚
翁曰此內有伏熱瘀血在脾中爾經所謂有形之腫
也然痛從利消與養氣湯加當歸芍藥柴胡黃連黃
蘗下之得黑痰血二升立愈又嘗有瘍發左耳後寒
熱間作晝夜呼不可忍瘍醫欲與十宣散補托之翁
曰此有餘之火無事于補與防風通聖散加柴胡白
芷下之腫消痛止時太傅年八十餘翁凡三下之皆
奇英國公病左癱不語氣上壅醫以為中風用順氣
祛風之劑弗效翁曰此痰火濕熱所致與之清燥化
痰前後飲竹瀝數升愈因子監丞彭英義勇衛鎮撫

王隆亦病此翁皆以是起之新寧伯母夫人病痰喘
遍身腫痛進諸流氣之劑弗止魏國公子年八歲病
哮喘夜不得寢喉中作拽鋸聲醫日用抱龍丸轉加
失音公皆與泻火清氣之劑愈或者疑請其說翁曰
人雖有老穉而諸氣貴爵肺火之發則同第脈候有
衰脆葉味因之有小增損爾竹城伯素有痰疾嘗出
墜馬昇歸不復省事醫用理傷斷續之藥翁笑曰此
雖墜馬寔痰發之故與之降火消痰已而愈武靖侯
夫人病周身百節痛又曾腹脹目閉逆冷手指甲青
黑色醫以傷寒主之七日而昏沉皆以為弗救翁曰

此得之大怒火起於肝肝主筋氣盛則為火矣又有
痰相搏故指甲青黑色與柴胡枳殼芍藥苓連泻三
焦火明日而省久之愈故太平侯病膈中痛喘吧吞
酸自云臍上一點氣上至咽喉如冰每子後申時輒
發醫以為大寒翁曰此得之大醉及厚味過多子後
申時此際相火自下騰上故作痛與二陳湯加苓連
山梔蒼朮數服愈戶部主事吳潤病頭眩兩耳鳴如
此萬鋒中甚痛心惋不自持醫以為虛寒下天雄
矣翁曰此相火也而脈帶結是必服峻劑以劫之急
與降火升陽補陰之劑脈復病愈姚光祿女年十七

病潮熱醫以為瘧治之加寒戰血崩又以為虛將補之翁曰此熱入血室所致先與小柴胡湯再與養氣湯微下之去紫黑瘀血數塊愈吳檢討子年十八病眩暈狂亂醫以為中寒已而四肢厥冷欲自投火中醫曰是必用烏附度足以回陽翁曰此心脾火盛陽明內實用熱茶則不治強以浮火解毒之劑三服愈耿祭酒病頭暈翕々發熱淅淅惡寒醫以為感冒用甘辛發汗之劑汗出不止腹滿作渴謔語發斑醫又以為中暑翁曰此非一時寒暑所致乃積濕熱在足陽明大陰經中故疹見與除濕熱補脾胃浮陰火之

劑愈南昌知府王詔病筋疾給事中徐恪病氣痿皆為醫所誤翁一以清燥湯起之至於飲食勞倦之病世醫率以為外感而得翁起之者尤衆不能悉記也翁年下孫太傅一歲精健亦畧相等治人之心日甚一日每乘款段從一童子走東西應都人之請雖雨雪早暮不自恤都人日輦金與幣以謝門下而翁亦未始以此為意焉初楊文貞公家有孫病豆寒戰吧泄蔣院使用文以為不治或薦翁々時尚少診視之曰無傷也與茶一粒而效文貞素重蔣者終闕其事不以告人御史錢昕夫人病惡寒日夜以重裘覆其

首起躍入沸湯中不覺醫以為寒甚翁持之曰此痰火上騰所謂陽極似陰者非下之火不投下經宿而撤裘呼水飲之旬日氣平乃愈給事中毛弘病傷寒汗已不解醫與之補劑補旬日病大作盜汗唇裂胎邀他醫而誤召翁翁曰傷寒無補法此餘熱不解與芩連山施石膏之劑一服即愈此三事非目擊然人有誦之者故附載之

論曰近世有儒名者立說存東垣丹溪之書為不足觀曰二家動引素難猶儒者動引唐虞三代何益于事噫為此言者亦恃之甚矣唐虞三代之治

術豈誤人家國者邪患人不能為爾然人雖莫能為而猶幸其在口也若禁之不言則豈復人理也哉宜乎橘泉翁之不獲遇也蹟此觀之世之抱古道而不獲遇者豈持翁邪

張養正傳

王敷奎

張頤字養正醫名擅吳下中年以瞽廢而氣岸峭直不衰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賓禮之議論侃侃不屈也其醫大概以保護元氣為主處劑多用參朮而每著奇效能預刻年月日決人生死徃徃奇中予昔館其

家尚及見焉故得傳其事崔御史某按吳病痰氣氣短不能息養正曰此之謂支飲法當汗汗之愈知長洲王汝畧病傷寒衆醫以為熱症養正曰是極寒當用附子用附子果愈高都御史尚達久患咳或以為外感或以為癰結於肺養正曰胃氣傷正氣損似外感而非也卒用補劑而差王孟南母節婦患足疾不能轉動內外醫莫知其証養正曰此風也用祛風湯差李百戶慶患吐血吳下醫皆在養正後至曰諸公以為何如咸曰未死也養正曰吾去矣諸公治之去數十步慶死謝揮使病謂其家曰亟來與訣頃之不

能言矣其家未信頃之果然比客有討姓者患痰火自訖善斂養正曰是不可為也討大怒曰我何病哉半月許卒無錫華氏教廷養正昆仲三人縱言及年壽養正曰弟思濟當先逝曰幾何時曰一年許其家時未信明年思濟疽發于背養正曰是矣不可治也乃謁他醫治之少間華使人詒曰君言不可治今愈矣養正曰有是乎婦語汝主視使中當有若絮者至某日死矣視之果然及某日死葉文莊有悖疾養正治之輒愈問之曰吾醫無過人者但病有淺深治有緩急扶持元氣取自然之效耳文莊大以為然

太史公曰近世言醫者率祖東垣丹溪謂醫中王道
信然然病者每遲之及養正用之數著奇效可謂善
用其術者矣吳父老為予言教諭聞恭邁羸疾吳醫
治之率用三白湯不效謁養正亦用三白湯家人曰
前用之矣養正曰子勿言投之果愈衆莫知其故豈
別有巧妙乎蓋吳下言醫之良者必曰養正云

醫史卷之十大尾

李瀛字川父祥符人舉正德八年鄉試第一明年
成進士授沔陽知州稍遷寧波同知擢山西僉事
嘉靖五年以大計免歸年纔三十有八瀛少負俊
才時從俠少年聯騎出城搏獸射雉酒酣悲歌慨
然慕信陵君候生之為人一日作理情賦友人左
國璣持以示李夢陽大嗟賞訪之吹臺瀛自此聲
馳河雒間既罷歸益肆力於學遂以古文名於時
初受知夢陽後不屑附和里居四十餘年著述甚
富

右清王鴻緒橫雲山人集明史藁列傳第一百六

十二文苑二

李川父瀛撰祥符人物志徽名臣言行錄例子久
訪西亭灌甫王孫中州人物志不可得此亦買王
得羊也川父正德癸酉解元甲戌進士與李空同
之時所著嵩渚集最傳川父自號嵩渚山人按嵩
渚山在滎陽縣東南一名小陘山崑崙中岳也
右清王士禎居易二十五卷